



流年记

诗歌港

远行

慕然

几个月前，鸟与花同醒的季节，我踏上列车，远行求学。此行仓促，只带了一个背包。背包里除了妻子与父母的叮嘱，还塞着几本想读的书。列车开动后，我伸手去取书阅读，却先触到了一片温热，几枚鸡蛋，纸巾裹好，装在袋子里，想必是母亲趁我不备，悄悄塞进去的。

其实所谓远行，无关里程，不在时间，不过是心向内走。短短三个月，当心慢慢舒展开来，却要离开。那些一同学习、并肩走过的日子，深夜的灯光、清晨的咖啡、笑中带泪的默契，都还没来得及一一细数，而我心中满是不舍。

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第一次远行，去外地读大学。父母把行李箱撑得满满当当，我提起来，感到一份难言的沉重。那不是行李的重量，是他们沉甸甸的爱。我提着行李向父母告别，母亲端着盘子站在门前，徒手捏起一个热气腾腾的水饺，吹着气说：“上船的饺子，下船的面。”话音未落，水饺已塞到我口中。我张嘴吃下，母亲笑了。那笑容里，眼角的鱼尾纹又深了几分，像被岁月轻轻刻下的年轮。

那一次一别五年。彼时正值地产

商业扩张的年月，毕业归乡，城市面貌已悄然改头换面。虽然寒暑假也曾回家，但许多旧日记忆已被新场景覆盖，故乡于我并非陌生，却莫名生出一丝疏离。唯有母亲盘中的热气，父亲沉默的目送，在记忆里始终温热。

几年前，也是在家乡工作十余年后，我再次远行，去南方某城进修学习，那是离家最远的一次。父亲不善言辞，只在我出门前塞来一个旧保温杯，杯身磕碰的痕迹里，藏着他用了多年的习惯。母亲反复念叨：“南方潮，记得晒被子。”那些絮叨像一根细线，牵着我与故里。航班冲向蓝天时，我俯瞰大地，故乡与我遥遥相望。望着窗外渐小的屋舍，心里有别离的焦虑，有前路未知的忐忑，还有即将踏入陌生圈子的不安。飞机落地后，手机收到妻子的消息：“到了报个平安。”那是她从日暮等到凌晨的牵挂。

一年多后，进修期满返回家乡。临行前，却要与感情渐深的友人告别，忽然觉得那座城也成了另一处故乡。走之前，我独自乘坐高铁去了趟离所住城市不远的鲁迅故居。戴乌毡帽，坐乌篷船，看东湖社戏，听茴香豆的叫卖声，遥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迅哥儿旧事。只是心中的少年闰土早已

远去，飘摇的乌篷船也不同于梦中。短短的泥墙根爬满了藤蔓，高大的皂荚树下没了蟋蟀，只有青石板上的脚步依旧匆匆。离别时，竟也生出归愁。

归来那日，妻子来机场接我，接过行李时轻声说：“爸妈给你煮了面条，等你呢。”推开门，母亲正从厨房端出热气腾腾的面条，父亲坐在老位置，嘴里念着：“上船的饺子，下船的面。”那声音穿过多年的光阴，与第一次送别时的叮咛重叠。我忽然明白，有些话语，是故乡的密码，无论走多远，归来时一念，门便开了。

一次次远行，我渐渐懂得，人这一生，不过是从一处故乡走向另一处故乡。那些曾收留过我漂泊的城市，那些久别重逢的老友，都让我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从来不是过客，而是归人。许多年前的事，日久成了故事，旧时相识的人，久别唤作故人。而每次推开门，母亲端出的那碗面，父亲递来的旧保温杯，妻子深夜的那条“报个平安”，这些细碎的温热，才是故乡真正的坐标。所谓故乡，从来不只是一方水土，而是那些把你放在心上的人，和他们留给你的温热。无论你走多远，他们都在原地，为你留着一盏灯、一碗面、一个可以回去的理由。

蛛网

康勤修

阴雨连绵的日子里
湿雾把整条街泡软
沾了露水的绿植叶子上
泛着半湾清亮的月光

蜘蛛爬下爬上
织就了一张巨大的网
银丝从墙根牵到叶鞘
扯出一根根细密的银光

一夜毛毛细雨过
风把云影推到了远山上
阳光斜斜地漏下来
网上挂满了晶莹的珍珠

风吹过的时候
成串的水珠坠落
蜘蛛悠闲慢饮天赐琼浆
哪里像等待果腹的粮

只要用心去结网
只要一寸一寸去创造
美好的日子
永远都在路上

七月

赖玉华

一片云掠过奔腾的大河
卫星织就寰宇星光
科创羽翼闪耀山河
是时代在耳畔轻唤
我坐在岸边
以写诗的手
抚慰红梅、蕙兰与向阳的蓬勃
天眼凝望深空
高铁穿梭阡陌
故乡的象牙桥抬高一整片蔚蓝
河面泛着鎏金光泽
一对白鹭掠水而过
七月的风是跃动的音符
像雨，像雾，更像闪烁的星火
火红的日子
枕着山河沸腾

候车室见闻

韩勋德

前些日子，我和爱人坐动车回了一趟青岛老家。返程那天，我们去了青岛火车总站，买了下午1:06开往烟台、荣成方向的车票。

东区候车室里人满为患，大多数人都在低头玩手机。离检票还有四十多分钟，我和爱人在检票口附近的软椅上坐了下来。

滚动屏幕上显示，12:30开往北京的动车正在检票。广播员一遍又一遍地提示，声音温和却执着。离发车还剩三分钟时，广播员说马上就要关闭检票通道了，请还没检票的旅客抓紧时间。

通道已空无一人，屏幕也跳出了“停止检票”的字样。

就在这时，不远处一个年轻女孩忽地从座椅上弹了起来——那架势，像被什么扎了一下，又像被什么咬了一口。她斜挎着双肩包，左手拎一个手提袋，右手攥着手机，朝检票口飞奔而来。边跑边喊：“我要上车！”说完便低头在双肩包里翻找车票。

按说检票通道关闭了，就不该再放行了。可工作人员心善，马上通过对讲机通知站台上的动车人员：“等等，还有一个人要上车。”此时刷票机已停用，工作人员打开绿色通道，人工检票让女孩通过。她刚踏上动车，车门就关了，随即列车缓缓启动。

好险。候车室里不少人替她捏了把汗——要是这趟车误了，她今天就

去不了北京了。

她为什么非等到最后一刻才想起上车？从她手里一直攥着手机的样子看，八成是看手机入了迷，把广播员的提示当成了耳旁风。要不是“停止检票”连播三遍，她恐怕还醒不过来呢。

这让我想起另一件事。去年我去烟台毓璜顶医院探望病友，病房里有位从荣成来的约六旬的老妇人。医院通知她让家人来签字，好准备手术。伺候她的是小姑子，老妇人便打电话让儿子从荣成坐动车过来。本应次日上午9:00到烟台，结果他儿子10:30多了才到。儿子解释说看手机入了神，忘了在烟台南站下车，一直坐到下一站桃村时才发现错了，连忙下车，又花了一百多块打出租车赶到医院。

好在不是急病。要是老太太正等着签字救命呢？难道这又是手机惹的事？

候车室里的下一趟，就是我们这班车了。检票口附近已有几个人在排队。其中有个四十多岁的壮年男人，矮胖，肤色黝黑，把一个很大的简易帆布包放在地上当椅子坐，背上还驮着一个破旧的黑色双肩包。一看就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受他启发，我也把大手提包搁在他后面，算是占了位子。

我看手表12:51，快检票了。我和爱人走到中年男人身后排队。我随口问他：“你也去烟台吗？”

他摇摇头，操着外地口音说：“去朝鲜。”

我一愣：“去朝鲜？在这里上车？青岛哪有去朝鲜的国际班列？”

他又说了一遍，这回我听清了——“曹县”。

朝鲜和曹县，音是有点相近。我又问他：“去曹县也不该在这里上车啊，应该去西区候车室。”

他一脸茫然。旁边一个中年妇女拿过他的车票看了一眼，确实是去曹县的车票，发车时间12:50。她对他说：“现在已经过了发车时间了，你赶紧去西区看看，恐怕已经发车了。”

中年男人这才慌慌张张地往西区跑去。后来我发现中年男人又去椅子上坐下了，一脸的沮丧，估计已经错过，只能等下一班了。

候车室里有人笑了起来——笑他愚笨。大屏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开往烟台、荣成方向”，他怎么就看不见呢？莫非不识字？既然不识字，那问问工作人员总该会吧？

他外表憨厚老实，可偏偏就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我琢磨着，他大概是头一回出远门，头一回坐动车，以为火车站就这一个候车区吧。

在家干日好，出门一时难。这话不假。尤其是对那些从没出过远门的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可有时候，也很让人找不着北。

半个多小时，两件小事。出门在外，仔细些、谨慎些，发车前少看手机，总没错。

向日葵

奋飞

风吹秆不折
雨淋根解渴
霜打叶翠绿
雷击背不驼
挺身仰笑脸
追阳永不歇